

博尔顿在内的一众高官被要求引咎辞职，此时，博尔顿刚刚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位置上干了三个多月。他不得不感慨，在特朗普政府中，事态自然是瞬息万变的！

没人喜欢博尔顿？

博尔顿是美国极右派中的极右派。从他白宫的前同事到他视为知音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喜欢他的人寥寥无几。

作为一个自负但不成功的资深政客，博尔顿加入特朗普团队时的预期很高，他属意于担任国务卿或国家情报总监。当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属于核心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博尔顿记录了他参与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与库什纳协商制订新中东和平协议、特朗普与金正恩两次会谈、压迫德国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特朗普在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的决策、退出与俄罗斯达成的军控协议、对中国施加贸易压力、与乌克兰打交道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沈逸指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特殊敏感职务，是美国总统在国家安全相关议题领域的主要幕僚，通常被认为由深得总统信任的国家安全领域资深人士出任。从历史上看，在曾经出任此职务的人群中，不乏麦克·乔治·邦迪（1961–1966）、基辛格（1969–1971）、斯考特·罗夫特（1975–1977, 1989–1993）、布热津斯基（1977–1981）、卡卢奇（1986–1987）、科林·鲍威尔（1987–1989）等知名人士，而他们的工作，也确实深刻地影响了美国

的安全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以及更加具体的执行过程。

但从特朗普政府开始，人们发现这个职位表现出了高度的变化性，以及更多的不确定性：从2017年1月开始，已经经历了佛林（2017年1–2月）、凯洛格（代理，2017.2.13–2.20）、麦克·马斯特（2017.2–2018.4）、博尔顿（2018.4–2019.9）、库珀曼（代理，2019.9.10–9.18）、奥布莱恩（2019.9.18–至今）。而博尔顿本人则以出版回忆录的方式，成为首任离职后批判直属领导，即美国总统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博尔顿本人是美国政界公认的超级鹰派，也是一个和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决策圈，多少有点不合拍，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人物：2001–2005年，他在小布什政府任内出任主管军控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2005年后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这个代表的任命是小布什总统在国会休会期间用行政命令方式任命的，国会进入新的会期后，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坚决不同意这项任命，所以在一年后，博尔顿也就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了。由此也能反映出不少问题。”

沈逸指出，人们完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博尔顿出版这本回忆录的目的之一，并不只是想让特朗普难堪，而更像是这些超级鹰派发现，特朗普与他们辅助参选时的认知不同，不愿意扮演某种象征性的吉祥物的角色，而坚持从自身的政治利益考量来实施各种决策，因此这本在大选年问世的回忆录，试图实现的目标，会让特朗普难堪更大。这显然在警示人们去关注影响美国政府对外战略决策的质量，并提醒人们必须要考虑如何预防因为这种结构性的失控，对包括中美

关系在内的国际关系，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虽然博尔顿的这本书用类似日记体的形式，以貌似客观的方式平白直叙了他在白宫17个月里的所见所为，但通观下来，狂妄、阴郁、充满攻击性的气息仍扑面而来。比如，他认为特朗普团队之所以抑制不了中国的发展，是因为‘政府部门有像努姆钦这样的熊猫拥抱者；有像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塞特、库德洛这样的自由交易者，以及罗斯、莱特希泽和纳瓦罗这样的鹰派’，（一团散沙）导致他只能扮演着最徒劳的角色。”沈逸说，政治中天然充斥着派系，但是像博尔顿描述的那样，在执政超过3年之后，特朗普还不能够将自己的安全决策团队整合起来，也是不常见的现象。

博尔顿还以美国一系列反全球化、破坏地缘政治的行为为荣。他很自豪于推动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多边组织，并建议特朗普继续“退群”。他对特朗普与阿富汗塔利班和谈、从库尔德人区撤军、朝美会谈大为不满；他强力推动美国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致力于推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丝毫不在意由此引发地缘危机；他迷恋四处点火，对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视而不见；他对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许多国家充满敌意。

有观察家指出，无论博尔顿这本书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注水的，都无法掩盖他作为“冷战僵尸”的真实一面。《纽约时报》则评论说，“这本书充满无知，尽管它尤其显示博尔顿并没有取得太多成就”。

虽然博尔顿的这本书用类似日记体的形式，以貌似客观的方式平白直叙了他在白宫17个月里的所见所为，但通观下来，狂妄、阴郁、充满攻击性的气息仍扑面而来。